

猛虎集

徐志摩著

猛虎集
實價七角

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版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再版

著者 徐志摩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
北平米市大街

版權所有

序文

在詩集子前面說話不是一件容易討好的事。說得近於誇張了自己面上說不過去，過分謙恭又似乎對不起讀者。最甘脆的辦法是什麼話也不提，好歹讓詩篇它們自身去承當。但書店不肯同意；他們說如其作者不來幾句序言，書店做廣告就無從着筆。作者對於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書賣得好不僅是書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稅

也跟著像樣，所以書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實上我已經費了三個晚上，想寫一篇可以幫助廣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寫下來，祇是仍舊給塗掉，稿紙糟蹋了不少張，詩集的序終究還是寫不成。

況且寫詩人一提起寫詩，他就不由得傷心。世界上再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不但慘，而且寒傖。就說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長鬚鬚的，但爲了一些破爛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經燃斷了多少根想像的長鬚！

這姑且不去說它。我記得我印第二集詩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此後不再寫詩一類的話。現在，如何又來了一集，雖

則轉眼間四個年頭已經過去，就算這些詩全是這四年所寫的，（實在有幾首要早到十三年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個月還派不到一首，況且又多是短短一撇的。詩固然不能論長短，如同 Whistler 說畫幅是不能用畝來丈量的。但事實是咱們這年頭一口氣總是透不長——詩永遠是小詩，戲永遠是獨幕，小說永遠是短篇。每回我想到莎士比亞的戲，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姆指給掐死的。天呀！那天我們們才可以在創作裏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那天我們這些

細桑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臉的急漲的苦惱？

說到我自己的寫詩，那是再沒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裏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不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干。我這樣一個人如果真會成功一個詩人——那還有什麼話說？

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都是受支配的善

良的生靈，那件事我們作得了主？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什麼奇異的月色，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話雖如此，我的塵俗的成分並沒有甘心退讓過；詩靈的稀小的翅膀，儘他們在那裏騰撲，還是沒有力量帶了這整份的累墜往天外飛的。且不說詩化生活一類的理想，那是談何容易實現，就說平常在實際生活的壓迫中偶爾掙出八行十二行的詩句都是夠艱難的。尤其是最近幾年，有時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過去內心竟可以一

無消息，不透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我常常疑心這一次是真的乾了完了的。如同契狄臘的一身美是問神道通融得來限定日子要交還的，我也時常疑慮到我這些寫詩的日子也是什麼神道因為憐憫我的愚蠢暫時借給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們可憐一個人可憐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經過去。詩雖則連續的寫，自信還是薄弱到極點。「寫是這樣寫下了，」我常自己想，「但準知道這就能算是詩嗎？」就經驗說，從一點意思的晃動到一篇詩的完成，這中間幾字沒有一次不經過磨磨難難似的苦難的。詩不僅是一種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難產！這份甘苦是

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一個詩人，到了修養極高的境界，如同泰谷爾先生比方說，也許可以一張口就有精圓的珠子吐出來，這事實上我親眼見過來的不打謊，但像我這樣既無天才又少修養的人如何說得上？

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麼鬱積，就付託腕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還顧得了什麼美醜！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但幾乎全部

都是見不得人面的。這是一個教訓。

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回國後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裏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這問題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羣朋友在晨報副鐫刊行詩刊時方才開始討論到。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我的筆本來是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

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終不容我追隨——多他們在詩的理論方面下過任何細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說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個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詩稿送給——多看，他回信說「這比『志摩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他的好話我是最願意聽的，但我在詩的「技巧」方面還是那楞生生的絲毫沒有把握。

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着詩的產量也儘「向瘦小裏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認識了夢家和瑋德兩箇年青的詩人，他們對於詩的

熱情在無形中又鼓勵了我奄奄的詩心，第二次又印「詩刊」我對於詩的興味，我信，竟可以銷沈到幾於完全沒有。今年在六個月內在上海與北京間來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喪，又有別的不少煩心的事，人是疲乏極了的，但繼續的行動與北京的風光却又在無意中搖活了我久蟄的性靈。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着開始了跳動。嫩芽的青紫，勞苦社會的光與影，悲歡的圖案，一切的動，一切的靜，重復在我的眼前展開，有聲色與有情感的世界重復爲我存在；這彷彿是爲了要挽救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顛覆，那在帷幃中懸藏着的神通又在那

裏糊糊的生動，顯示它的博大與精微，要他認清方向，再別錯走了路。

我希望這是我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說也奇怪，一方面雖則明知這些偶爾寫下的詩句，盡是些「破破爛爛」的，萬談不到什麼久長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總覺得寫得成詩不是一件壞事，這至少證明一點性靈還在那裏掙扎，還有它的一口氣。我這次印行這第三集詩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藉此告慰我的朋友，讓他們知道我還有一口氣，還想在實際生活的重重壓迫下透出一一些聲響來的。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滿頭的血水，能

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麼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正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裏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萬人在極度的飢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脚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裏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

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癡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着薔薇的花刺，口裏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

獻詞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際雲遊，
自在，輕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無關阻的逍遙。

你更不經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潤水，雖則你的明艷

在過路時點染了他的空靈，
使他驚醒，將你的倩影抱緊。

他抱緊的只是繇密的憂愁，
因為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
他要，你已飛度萬重的山頂，
去更闊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爲你消瘦，那一流澗水，
在無能的盼望，盼望你飛回！